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

餘姚黃宗羲編

墓文二

文苑

故翰林檢討致仕陳君墓志銘　楊榮

吾友陳君嗣初諱繼號怡菴先世吳興長城人諱鄴者自蜀徙南康之都昌七世祖篆宋明州通判徙星子五世咸淳鄉貢進士洽其高祖也元翰林待制仝其曾祖

也祖諱徵號天倪受學臨川吳文正公得旨歸人稱天倪先生至正間徙吳城父汝言國初濟南經歷有政績母吳氏廬江名族永樂初以貞節旌表汝言初未有子吳夜夢白衣神人授之兒遂産嗣初實洪武庚戌十一月丙戌也明年八月父卒母抱歸吳城躬紡績訓育之嗣初既長奮志於學受詩於鄉先生酈尚德秦師尹受易于俞立菴既而忡忡然若不足復從半軒王止仲用是學日益博時家貧甚嗣初躬自農圃以供祭養親時

或讀書或援琴高歌因以耕樂自號及筋力少衰乃開門授徒學者謂其善教多從之人尤以其為文簡健有法度求者相屬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交章薦之屢以目青母老辭不就母卒喪葬盡禮有聞於人仁宗皇帝即位少傅廬陵楊公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命同太常卿南郡楊公直弘文閣備顧問時以為得人皇上嗣位命修先朝實錄書成荷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乞歸明年疾作

旣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因接誦不已門下劉溥請問先生如何直答曰無事遂卒實宣德五年五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宗黨姻友門生畢至哭之皆盡哀守令而下咸往弔哭朝之縉紳大夫士聞之莫不悼惜配金氏故郡守絅之季女初受聘絅之長壻坐法併沒官嗣初訴于朝乃得釋金素有禮教亦甘清苦事姑以孝謹聞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先卒季即完女二長適謝壙次幼孫男七傅儀仁偉

佃佶俌女四卜是年九月十日葬吳縣太平鄉薦福山
先塋之次所著文集四十卷藏于家其賦性純淑聰敏
過人孝友篤至恒以不及事父為恨言及未嘗不流涕
奉母甚謹尤善養志長姊失所天養之終身訓育其子
甚至少姊早寡存恤其家曲盡恩意友人死無以為葬
買棺葬之他凡婚喪貧困與夫鰥寡孤煢之弗克振者
輙賑恤之無少吝其為人大率類此完奉治命走京師謂
予有疇昔之好徵銘諸墓予按其門人大理評事張益

述為之銘銘曰
繄陳之先吳興孔昌既徙于蜀復居南康瞻彼吳會具
區之澳爰及中葉居用載卜光前振後詩禮簪纓蔚乎
孫枝繼繼繩繩有華其躬孝友斯著有豁其心問學斯
富既塞而通晚遭奇逢秩列弘文侍從九重日月清光
游被寵遇于焉退休式慰衰暮歸視其庭子孫滿前云
胡不樂乃奪其年薦福之山先塋之側既藏既銘永昭
令德

故翰林學士奉政大夫賜二品袍服沈公墓誌銘

楊榮

公諱度字民則姓沈氏世居松江之華亭公以儒發身累官至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宣德甲寅冬十月乙丑卒于北京之第訃聞上遣官賜祭給舟車歸其喪詔有司營葬朝之公卿大夫士素相交者莫不悼歎弔祭之其孤藻奉柩東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玉屏山先塋之次乃狀公行實泣拜請予銘予與公為僚友

三十餘年相知最深誼弗容辭乃誌而銘之公大父德
輝號竹庭甞為郡吏平反寃獄鄉稱長者祖妣宗氏儒
家女父易元末為諮議參軍棄官還鄉里授徒養親人
稱苦節先生妣顧氏出士族公賦性敦敏言動不茍刻
志讀書喜親筆札及長學問該博於書法尤精洪武中
郡邑以文學薦而以家艱坐稽緩謫戍南詔岷王聞其
賢延待甚厚時學士董公倫亦謫居南詔一見公甚相
敬愛董公歸朝首薦公召還未及登用太宗皇帝入正

大統詔求文學翰林編修今禮部尚書楊公宏濟首薦
之擢翰林典籍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賜白金綵幣織
金紗衣復承命書孝慈皇后傳及古今列女傳書法精
妙式稱上意自是詔誥制勅及御撰詩文碑刻皆屬於
公未幾陞檢討陞修撰復陞侍讀學士上嘉其清勤賜
二品袍服象笏命大官日給盛饌以寵異之官其子孫
藻為中書舍人公與其弟翰林侍讀棨扈從往來兩京
蒙被恩施賜賚不可勝計仁宗皇帝登祚賜誥推恩贈其

父如公職母贈宜人公請告焚黄詔賜鈔幣給驛傳仍命藻侍其行鄉里榮之皇上嗣位陞今職年七十有三屢乞致仕不允逾年特命食禄不煩以事公素有痰疾至秋即作是秋益劇遂卒享年七十有八配鍾氏先二十二年歿贈宜人繼陳氏子男二長芹先歿娶高氏次即藻今陞大理寺副娶王氏孫男二潮有志于學蚤夭源娶李氏孫女三曾孫男一曰寅生嗚呼公胷次坦夷持身儉約孝友忠勤出自天性居常以不獲終養為憾

言及必流涕歳時祀事惟謹粲甞感疾公晝夜守視調護甚至出入禁闥小心慎密始終一誠甞侍顧問得以從容進言多見採納至於講論古今薦引士類無不精當所居構軒扁曰樂琴書處旦夕遊憇其中以自樂先生所著詩文有滇南藁隨筆録西清餘暇自樂稿若干卷藏于家公之歿宜有銘以昭于世銘曰

偉哉沈宗積世長厚維公紹承厥德益茂初起鄉邑乃罹困窮用玉於成由蹇而通遂登詞垣受知列聖恩賚

溽臨實公之慶惟公之慶既壽而康子肖弟賢舉荷龍光玉屏之山營玆宅兆銘以藏之千古有耀

故國子司業吳君墓表　楊榮

君子寓形天地間德足以師表于人士學有以兼通乎古今修諸已者有餘而見于用者或有未盡故其既歿而哀傷追慕猶不能已於人者若余亡友國子司業吳君是也君諱溥字德潤别號古崖先世家臨川之種湖曾大父景南號南總博學工文草廬吳文正公嘗序其

南臯吟藁大父某號楚江隱德弗耀父思清贅崇仁章氏遂為崇仁人君生元至正癸卯四月四日少游于鄉先生前衛南令鄧伯恭門伯恭見而奇之謂思清曰是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弱冠舉孝廉不就洪武丙寅大夫知其才賢乃舉邑庠子弟員從前進士李原成治春秋文藻甚為原成稱賞家雖貧窘而志學不厭祁寒盛暑亦不少廢同輩有忌之而肆譏侮者恒不與校而所志益堅歲庚午領江西鄉薦以疾弗果會試

尋丁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假館學舍教授以
自給衆亦易視之獨永豐羅博士師程時分教邑庠折
節與交乙亥上京師以試期不及遂入粟為太學生嘗奉
詔宣諭武臣使雲南卻其元戎文綺之贈又以閩士伍
使福建一無毫髮之私人皆稱其廉介其所至遇古跡
名勝輒賦詠紀之累至數百篇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
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罕許可獨以君為
賢而為延譽于公卿大夫間歲庚辰試禮部第一廷對

賜進士出身擢翰林編脩永樂初與脩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大沐恩賚陞修撰既又纂脩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公若思薦陞國子司業居官以禮自持以師道自任以勤率諸生每五鼓升堂講授終日危坐無怠容諸生皆敬畏而心服焉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洪熙紀元首膺勑命進階承德郎贈及考妣宣德丙午通政司陳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三日設宴公堂君從容言笑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舁

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屬治喪不用浮屠所著述有古崖藁若干卷配鄭氏封安人子男四人與弼與疇與年與性女二人長適應天府學教授孫曰讓次適豐城徐士英孫男三孫女五人諸子奉柩歸葬崇仁邑治北二十里之左橋既葬十有三年與性以明經領薦至京泣而告曰先君子務學篤行以古人自期而官止司業弗究所施年未及古希不肖無似又不克致位通顯以光振先德惟先生與

先君子同年登第又同日擢官翰林知之悉者莫先生若也表諸墓道傳示永久亦莫若先生宜也不肖敢以請嗚呼君之孝友篤行出自天性清修苦節至老弗替其為詩文詞暢理明足追古作者第亦不媚當道官太學幾二十年而不獲敘遷卒之日身無以為殮家無以為喪子孫無以為衣食資而縉紳之流持乎公論者莫不為之悼歎也然君之志雖不獲大伸于當時而能使天下之人信君之德操者無間於貴賤傳誦君之文章

者無間於遐邇視彼之得志一時而滅沒於身後者豈不相去遠矣哉況君之子若孫有志問學期乎顯榮昌大以慰君於地下者又有可冀歟姑立表以俟云

明故謝君墓誌銘　岳正

謝君諱績字世懋初號静可學成因所居有王城之山更號曰王城山人其先宋經畧使鞅自會稽謫居黄巖九世入國朝諱温良世稱孝子者避地元季晚方定居桃溪桃溪今隸太平君孝子曽孫也為太平人大父諱

元參蓀光林下名泉石翁標白本懐父諱性全贈奉訓
大夫兵部員外郎雅志家法故號友松友松再娶皆陳
四子省復君母兄也省登甲戌進士兵部員外郎令知
寶慶府復早世其最季者濟君諸弟也君於學師父友兄
弟貫徹為經實際為緯不求速化不任以組織人詎以古
迂䧺屢弗恤也畢竟智者不能不避之嘗就有司試者
七不合擬於必合廹期忽病病革遺言寶慶云仕當先
幾完名未及試五日竟不起年四十有四娶張氏生二

女幼未有歸友人高廷美輩攢之杭郊訃達從兄世遠扶護以歸君家世故孝友後母無出事之不遺力與寶慶出處相違廿年各再歸省會即姜被夜談幼弟孤姪撫同所出族里孚服每以愧君為畏諸從游者若從子令翰林編脩鐸字鳴治鄉進士施槃其顯者製作有王城山人集史官李賓之序之曰君詩初出入盛唐盡流麗之妙晚更步趨少陵其感時興物之意一出於正詩家曰不誣文選員外郎黄孔昭君知己也狀君之行甚悉

既追許其致用必効有可觀者又悼其卒困死於科目於乎予嘗謂古科目人法兼任尚有遺材世遠人嫌使如君者竟至此極抑君命當然邪可悲也已初寶慶且入覲本圖會君浙上遽意哭君之死適命子彩後君卜用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君前山之原嗚治曰先師之墓宜得予銘為之銘曰

生也淑壽而穀我匪踢奚其梏誰詰其款天詰虐酷

雲壑先生蘇公墓碣 張寧

先生諱正字秉貞號雲壑宋大理評事世尭之後考順菴府君闕氏世家海昌與其兄秉衡齊名人共稱曰小蘇先生為人孝友敦行義克勤小物終其身無非禮事早從翰林修撰張洪習舉子業中歲盡棄去之專意古學諸經子史皆嘗肆力以故發為文辭根據藝實麗則不靡古詩似漢魏律詩似盛唐著述之文體法西漢一時才名高出兩浙流聞四方嘗教授海鹽弟子甚衆至今邑中多能文之士死之日自書銘旌撰墓志神氣

不少衰亂時年五十有九遺命葬于小桃源不食之原有自鳴集二十卷子淵懿雖能世其業嗚呼先生學可傳而材不見用德可久而壽不甚遠蓋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命也能其所能而已焉者世也文章實關世運人豈能違之寧夙賴師承幸竊科第自叨職禁近以來去函丈者七年而先生之兄弟相繼就木心喪日遠無能為役因合同門之士書其大畧立石而表諸墓庶幾平生義恩云

史明古墓表　吴寛

吴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為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浙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為友葢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為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教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辨說超卓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

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内
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悉違俗而行必放於
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熟于史論千
載事歴歴如見而剖斷必公葢有宋劉道業之精至于
時事人言得于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
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
無難者為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為
近體興至吟聲咿咿宜搜苦索欲追魏晋而及之家居

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品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鑑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為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為雅集以觴詠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遊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為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絶大江北至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為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牀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

宿僧舍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夭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遊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

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曽祖彬祖晟父珩母陸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適鄉貢進士吳鎣孫男四人曰曽同曽繼曽遇曽達曽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曽孫男一人曰夢禎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温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能為顧有終不得而已者既卒之四年已未三月庚申葬于吳縣西山之博士塢為表之曰

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絶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于其中

王允達墓表 吴寛

成化五年寛遊南京得友一人焉曰王君允達其諱汶義烏人也王氏自宋以來號為儒家五世祖炎澤得朱吕道學之傳婺人謂之南稜先生曾祖褘在國初以文

學事太祖高皇帝為翰林待制使雲南執節死義追贈學士謚忠文祖紳國子監博士考稌隱居授徒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後贈中書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允達生稟特異志向甚端少孤思繼家學極其勤苦家素貧能守道自樂挺然無所降屈好古執禮篤行實踐不欲以文士名然操筆為詞章豐蔚可誦亦無忝其家既壯從鄉校貢上禮部卒以春秋登鄉舉遂擢進士第居京師癯然靜退猶寒士也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

遂乃授中書舍人遇事持正同官憚之居三載見有非其道進者稱疾而歸今上之初用賢圖治或薦允達可起而用部符下允達初不欲行郡縣與鄉人迫強之道病甚曰吾決不能仕矣然獲至京師與故舊一見以死無恨未至五十里竟卒年五十七允達純孝人也自忠文公之死博士君痛恨食不忍兼味孝莊如之至允達已三世猶不忍改以忠文公宜廟食死所遺書巡撫大臣為奏請于朝始秩于祀典又忠文公有續大事記在

蜀藩得板刻行世亦其志也居家作祠堂置祭田凡所行禮參酌其宜其教人有法出其門者輒有可觀至所與交皆一世名賢於情意最篤也其不賢者則疾之往往面斥其過使無所容蓋其為人若隘而才則通處世若迂而行則直使其見于用則功必加于人澤必下于世顧僅以行義屬乎一鄉一邑之間如允達者蓋深惜之其娶俞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二長俯縣學生次仰女三長適貢士許塤次適龔徵其一尚幼允達卒時為

弘治二年十月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六日令祭酒謝
公既為之銘寬宜表其墓上以良友之不可復得也蓋
久而不能成文抑允達之賢人知之不必書惟其有不
可及者則不可不書也嘗聞謝公言往年自台州往訪
允達鄉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其名皆唯而立其學者即
其所居皆稱之曰齊山至不敢斥其姓又聞其友馬谷
曰允達歿門人迎柩於數百里之外將至親友又行數
十里迎哭皆盡哀又各為位而哭於家蓋百數十人及

其家長幼童僕皆疏食如喪父母嗚呼允達之得此於人者其必有道矣故書以表之

張東海墓銘　謝鐸

成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以疾卒于華亭之故居其子寧海令宏宜將以是歲冬某月某日葬君祖塋之次以狀來請銘於予始予天順初與君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僉憲林君一中識君于禮部葢三十年於兹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

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落落可數予嫣下病且不死既銘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曾祖庠以易教授鄉里祖子英蚤世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已遂有南安之

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為民患者蓋衆
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窮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
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橋梁道路之
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凡先
哲之嘗涖兹土者若張九齡李綱劉元城諸公皆特為
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别立吟風弄月臺以
深致景仰蓋于風俗教化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君
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若君者盍畱以羽儀明廷以藻

繪一代太平之盛治君固不薄淮陽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而歸歸之日民蓋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竟不憖遺以卒年六十有三而已惜哉配王氏封安人子男六長宏正次即宏宜以進士拜令官次宏至邑庠生次宏圭次宏玉次宏金女二李觀顧行已其壻也孫男四性恊忻恪女七所著有鶴城天趣清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卷行于世蓋君手筆也君以靈識異稟充之學問老且不倦詩與文成一家

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甞論其天分人品學問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甞為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噫昔人稱趙孟頫為書畫所掩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然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感于斯乎於乎斯文非細

故自文與道離而後世之所謂文人者始為大賢君子之所鄙然則文豈易能哉故予又即君之文而銘之以吾人之所謂文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銘曰

東海之東有氣如虹凌虚厲空人曰此獄劍之鋒孰知其下文塚之雄於乎萬靈所鍾鬼護神封後千百年茲其不墜於地耶尚有攷乎吾銘之公

明中書舍人王君墓誌銘 謝鐸

今皇帝嗣位之初勵精圖治納諫用賢於是南京兵部

婁主事性首以一時名士退修于家者列薦于朝若翰林檢討陳君獻章中書舍人王君汶凡若干人詔下公卿議特起檢討君暨君檢討以母老不果君病方愈有司趣之行行至淮病復作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實弘治改元之明年十月四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得年五十有七於乎痛哉鐸既與左庶子吳君原博會哭遂亟謀諸戴郎中師文陳員外于章相與殮君既殮將歸葬庶子吳君謂葬宜為銘且將表君之墓以示不朽嗟乎予

與君交幾二十年凡其敦慤之行清苦之節靜退之風
皆予之所愧畏而未之能者其何以銘顧其義有終不
可已者乃摭其世次而序之王氏本五代節度彥超之後
蓋自太原徙金華遂顯于宋世為金華義烏人君曾祖
忠文公諱在國初與宋太史公濂齊名以翰林待制奉使
雲南執節不屈以死正統中有贈謚之典今廟食其地
忠文之祖南稜先生炎澤實得朱子再傳之學于葉通
齋由庚遂以授黃文獻公溍其子國子博士紳實與正

學方先生同登太史公之門博士之子贈中書舍人稱於正學有館甥之義實生君君字允達别號齊山汶其名以春秋舉成化戊戌進士拜中書舍人王氏在金華文以行顯至是葢六世矣君子謂忠文之澤方大發于君未艾也於乎詎其遽止是哉君初登進士輒願為教官衆謂其迂不知君實欲見之行除中書非其好也曰吾豈少年矻矻筆硯間者哉未幾遂謝病歸結屋齊山之下取累世所積書研窮之將終身焉去年秋予以史

事赴召道金華將問君之廬而拜鄉之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君名皆唯而立其學者相與尊之曰齊山先生至不敢斥其姓君迓于道上懽然握手如平生明日君餞予百里外相與謁四賢祠謁崇正書院至蘭溪會章德懋而別於乎詎謂以君而遽止是哉君貌樸而和平生無町畦崖谷人人得而親之然其善善惡惡之誠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詩與文如其為人不為斬絶奇險而自成一家家居儼然夙興必具衣冠率子姓謁家廟歲時

享祀必躬必敬日食唯一味雖對客亦然蓋其祖博士君痛忠文死國之故不甘于食子孫遂永以為訓亦可見其世德所從來遠矣所著有齊山稿若干卷藏于家配俞氏有賢行子男二長俯次仰女三人長適鄉進士許塤次適龔餘幼未行銘曰

慨彼下泉澤而不川再實者木栽或以覆在勢則然吁嗟齊山吾何尤乎天

中書舍人孝莊王先生墓表　謝鐸

於乎此贈中書舍人金華孝莊王先生之墓也先生為翰林待制忠文公之孫忠文公之祖南稜先生實得晦翁再傳之學于葉通齋由庚以授黄文獻公溍至忠文又得文獻之學而益顯忠文之子博士君紳又嘗登宋潛溪之門與正學方先生為同志之友先生因得以門弟子受知正學至許以女暨其難之及也蓋嘗周旋其間誓欲返葬而不可得卒坐逮繫文皇帝念忠文死國之功特從宥罪且方嚮用之而先生力以疾辭還金華

讀書結屋青岩之下將終身焉先生性至孝初博士君痛忠文之没每食必斥兼味先生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閲數十年不少變事母丁如事其父丁每遘疾輒彷徨不能去左右没之日哀毁甚殯葬必以禮終三年酒食未嘗入于口撫其弟穉而教之卒用為石泉尹有聲先生年既至學益成行益高而士之從游者日益衆郡邑交重之恒禮為鄉飲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先生踈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争快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

著有青岩稿若干卷藏于家所編校有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西山文章正宗皆行于時先生諱稌字叔豐世居金華之義烏其先出五代節度彥超之後為太原王氏實生于洪武癸亥九月二十日至正統辛酉五月二十五日而卒得年五十有九暨卒門人相與私諡之曰孝莊先生以子汶貴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配丁氏繼吴氏側室李氏皆贈孺人子男二曰淪曰汶孫男二曰俯曰仰汶以進士拜中書舍人文行卓然王氏以儒顯

至是凡六世未艾也於乎習與性之不相及也久矣蓋自教化風俗之不出于一父兄師友之習其功在天下有不可誣者金華文獻在浙東南為著王氏在金華為尤著而先生實生其閒宜其所得之不可及有如此者然堯或不能得于其子舜或不能得于其弟而孔孟之徒或不能盡得於其徒則先生之賢于人人亦豈不遠哉予懼世之人安于習而不知父兄師友之為功又懼夫徒恃其功而不知所以自立也乃表于墓以著君子

子賤之義以告夫世之欲知先生者俾考焉

戴師文墓志銘 謝鐸

始予與師文之父潛勉翁交已聞師文自少即頴異日讀書幾數千百言至義理肯綮會心處雖其師亦反為所難甫弱冠以書經領鄉薦來京師予見其所作不甚類科舉文字心竊奇之及試禮部以所試文字來視予予益奇之謂科第可俯拾也既揭曉今閣老長沙李公為考官迎謂予曰公鄉戴豪今年幾何是固久困場屋

者邪予曰其父視予且少今猶在太學諸生中公驚且笑曰有是哉遂袖出其五策以視予曰恨得之晚奈何暨廷試予以受卷官得盡閱天下諸名士至師文所對俗尚時務處皆酌古準今確有定論其鋒鋩所逼如負嵎之虎而人莫之敢攖予私謂李公曰公所稱五策者今當不在大魁後矣既而乃聞冢宰尹公果欲置之上第而閣老萬公以為冗長難於奏讀遂置二甲之三然師文之名亦自是隱然動京師矣師文既登第往往以

通家故來謁予請益予曰固知一第不足以溷子而區區文字間亦恐未足以盡子也要當傑然為吾台第一流人物如所謂十大儒五大臣者其庶幾乎師文不以予言為不然每領之而去未幾師文拜兵部武庫主事予以憂去官謝病不起者幾十年而師文之聲實遂流播遠邇間得其敬齋銘當官三箴通陳公甫書而讀之則見其脩己治人之大方而求道之志於是乎在矣及予以史事赴召師文已自武庫遷職方郎中乃盡得其

所謂贅言錄者而觀之則益奇其問學之篤曾不以吏事自沮蓋武庫主隸役出納職方主邊務區處貫天下勢利所在居之者恒縻溺於此而莫知其他師文獨盡收天下書而讀之公退雖甚疲亦手不釋卷家人以日用不足告輒麾去曰其稱貸之無亂吾志至於衆務糾紜不動聲色而判決如流人皆服其精敏雖老成練達之士亦或自以為不及是其賢蓋又不特貴而能貧仕優而學之為難也予既以南京祭酒致仕師文尋陞廣

東右𠫵政取道歸省予留宿緫山上觀其論議益英偉
不凡而憂世之心恒在眉目因叩予出處事予謂之曰
遠大之業子其勉之吾老矣無能為也師文唯唯而笑
遂酌之酒而與之别未幾遽以訃聞於乎天下士大夫
之望師文者何如師文之所自望其身者何如而竟止
於是惜哉予既為位哭柩至復往哭之潸勉泣謂曰予
豪赴官之夕有大星隕于水而予之故居四望草木亦
有瘁色豈其凶兆先見而竟止是哉乃相與再哭之慟

潛勉復謂予曰豪葬且有日幸賜之銘豪可以不死矣於乎吾尚忍銘吾師文哉師文系出吾台之黄巖南塘戴氏是為石屏先生之後再遷温嶺今隸太平凡六世矣戴氏自宋歷元世以詩書宦業為邑著姓至國初以故官謫鳳陽而族始微師文蓋戴氏之中興者其祖慎齋府君諱圭隱處不仕父潛勉翁翁諱通亦以書經舉于鄉待試禮部將入仕矣母陳妻鍾氏子男二曰曽曰魯女五以弘治七年六月卒于官距其生天順戊寅得

年三十有七而已所著有贅言録凡若干卷其學實師于父而自得為多蓋質本天成非偶然者於乎而竟止於是惜哉予嘗竊怪靈識異稟如賈誼李賀邢實者一皆短命以死而奸憸頑醜若張禹馮道秦檜之徒又皆以卿相壽考終其身未嘗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然而天下後世之所羨慕而痛悼者恒在於此其唾斥而賤惡者恒在于彼人心之公即天道也然則予之於師文也亦何惜其不為彼而為此哉雖然人之所難得於天者

美質而克自問學以成之又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夫人既知其所以難而欲有以成之天乃不少假之年俾得大底于成以見其所止又安得不為之永歎之深惜之也哉乃為之銘曰

於乎師文孰始之而亟已之孰予之而亟毀之吁嗟天乎不朽者存亦孰得而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牟焜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三

文苑

俞潤夫墓銘 莊昶

番陽俞潤夫既葬之二十年其子錫始以其遺命持姑蘇君邱先生書來曰願有銘予於潤夫止相識成化丁亥予自翰林得罪黜爲南京行人司副潤夫以成均上

舍來歷事潤夫儀觀舉止偉然一儒予意其必蔚然有
文者也亟詢之潤夫出所業舉子文字眎予其頓挫布
置若柳子厚樊宗師家數者屢屢視今所謂時文殆五
陵年少而衣以深衣大帶其安于體者雖殊而所以待
夫人者則已厚矣既又出楓落稿詩一帙其不得志者
類郊島其理到之語視山谷后山少減其宦達而茂者
又皆出入簡齋若所謂鈍如茶山易如放翁亦膛乎其
潤夫後也由是姑蘇沈仲律紹興徐大華嘉興沈元節

諸公莫不與為文字交而潤夫之名隱然起京師間矣居數月潤夫以代去謁選天官有自京師來者皆曰潤夫死矣識潤夫者以其不得一第而死莫不為之痛惜為之延訪以為其真死否也方未定潤夫以痴兒事了歸其鄉過南京别予予見之驚曰君何自而至哉豈傳之者誤也君曰非誤自非納言劉先生深于醫厚于戚播登鬼錄久矣而今得先生見者幸也予與潤夫一時相對如在夢寐言畢潤夫抗手去且顧曰天不死我我

當熟五經往拜白沙先生而學焉歸而就正其是非於先生矣時潤夫去甚急予不得更以一言入葢成化庚寅也潤夫去未三載潤夫與某御史救張同知書傳至矣未幾病灼艾答族兄某詩又傳至矣未幾屬纊之言乞墓銘於予者又傳至矣方潤夫以書與御史爭張同知事其氣何壯曾幾何時灼艾屬纊之言相繼而出亦獨何耶嗚呼豈潤夫之死昔固非真而今固亦非真耶抑誤潤夫者乃復誤耶臨決之言一何琅琅乃若是耶

而潤夫乃真死耶非耶潤夫之可與言不特區區文字之間而已其寡默其謹肅已可入於君子使其未死得舍所學以周旋於白沙之門潤夫未可量也而江門品第豈在陳秉常下哉雖上下林南川無惡已惜乎天不假年而為聖賢糟粕也名之聞與不聞第之得與不得直潤夫之浮雲者耳惡足為潤夫惜哉潤夫之曽祖諱可載祖諱杌齋父諱思誠娶於徐氏男三人長男某次某次即錫邑庠生女一適劉生宣德庚戌七月十四日

生成化壬辰十月十八日卒葬古城山予與潤夫非泛然朋友比而錫之來也抱其遺言又重以邱公之懇錫可無銘于潤夫于邱得無銘潤夫哉銘曰

道以口者譔道以心者了其譔其了潤夫亦早有拜潤夫墓者將亦知其千萬古之抱耶

吳靜觀墓碑 林俊

文章漢劉揚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樹勇與之角要皆一時翹楚國朝文明以止昭回下飾潛溪

東里嗣照而聯聲追天順甲申十八庶吉士之選盛矣莆與者陳常卿愧齋吳學士靜觀愧齋溫純爾雅公瓌奇跌蕩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迸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峯回海立公直欲相長雄無畏風稜孤峻不屑取同俗當其意畧分忘年間有未愜意氣衰冷言語為之無味以故蹤收巧化率無公銜名官幾三十年僅一與實錄金綺之錫由檢討而修撰諭德皆九載後遷又三年

朝論滯淹以久始侍讀學士署而南君子以為得立官之介公雖文字職業而決擇内定宿所知與無間賤貧每長篇短章伸紙立付自他時有干購必覈事是非人望實可否不爲勢隆赫儀幣豐腆易素君子以為植已之嚴其修實錄也要人子冦某賂優其父半詞公曰茍為是負所學負朝廷他日何以見董狐地下君子以為得持論之公兩領會試同考所得多名士會元儲公殖庵其尤者也諱衍字希賢以字行更字汝賢吳自沈坡

徙鼇峯又徙東井父諱熊有鄉行封檢討再封南京侍讀學士母黄有内懿與配朱俱封至宜人公事親孝敬而友其弟希亨以厚嘗一乞歸省歳時致俸金文綺食品之奇猶惴惴然屬心曲于弟以為親慰頃之肉未寒而家遽落平生無他嗜好書卷不釋手有恵本必閲之盡然猶酒未忘情予鄉國特愛嘗有忠告公為予止三月竟以知舊復勸勸復飲弘治戊申予赴滇南公載餞我于龍灣舟次淚油油若弗勝嗚呼謂竟是訣耶乙酉

五月二十八日也壽僅五十三訃聞孝宗念儒學之臣優以祭旣之二親亦長逝谷清蔡山之葬子彰符彰武彰憲强為力今惟彰憲乎在二孫正誼正宗二曾孫某某復始錫類將有泣中書之石而著紹訓之書者矣嗚呼公文章為莆立幟名家落落擅響者誰與假之年又可知也昔人論退之元賓之誌謂不在壽夭之間夫元賓之才其誰則限之使公而在文正將不怗怗於文宗之席惜公亦為莆山川靈氣惜也位遇詣極其將誰計

哉序而文之碑銘曰

莆始自唐文昌發祥日杲星寒有曄其光豹躍龍翔鸞鵠停峙公起詞垣嫡宗是祀蘭臺芸閣疲神役精奏彼金石羣喧寂鳴公時舊學亦古良史侍直帝旁妬生于美物不尚全才名忌盛並收兼容天子之聖維世孔縮維名孔修維生以弗酬維後之收

凌谿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

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庄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凡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淩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耶夫人者顧子詠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淩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舉奇童時

即解聲律譜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淩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纘程猷經用噴英擒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淩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欻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嚮往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抑之北人樸恥之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

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户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剸棼斷錯乃顧亭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亭乃於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集秦士高等於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

切然要輿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多憎口恨不即穽之幸例謫荒裔徃禦魑魅尋陞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温繹前業期十年讀書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秧毀順徃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

哉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
年五十𧖴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
凌谿廓落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
可與伈伈俔俔者道哉退研精肔推訂律厯運數讐史
質經底詮名實泝覽今古横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
大命中奪齎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耶卒之日適邑
官來謁揖讓而氣絶斯病内生之言否邪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隠行與凡厯履官業忠孝友義言

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
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户部主事配
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修
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彦明往會凌谿面咨其
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為學官宋季北徙徐名
寶臣者元初為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
州後謫戍為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
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

弗衰矣銘曰

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淩谿子墳

禮曹郎楊君生壙碑 楊循吉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大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八十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大初相彼廬右有邱焉我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為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弘農郡望族周宣

王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著
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于國朝三内閣文貞敏定名
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
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策名天府戰死妣陶守節嫠居
洪武中選為内庭姥姥供職事末年放歸令先塋首穴
配葬衣冠者是已陶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
實京師供億有年仲氏商閩尤富廛屋跨里叔亦眉壽
從居同稱淑士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

樂觀提點雖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劉
封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於正統間官至三品楊業儒
自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憲祖御天成化甲
辰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為京官末職幞簡青袍入叅
朔望荷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孝廟時五王冊封備
員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覲龍顏事竣賜宴直房
并賞羅綺福薄命蹇痞癖內攻日食米止三合恐曠職
致尤上奏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次年貤封

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冀報劬勞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已未歲清寧宮災下求直言不揣應詔上疏請復建文君尊號以禮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帝衷欲允大宗伯以事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收入太史氏未知然否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默性偶好書結廬天峯院折松枝為籌課麟葩經稍通章句傍涉子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游或為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殁寢苫

先隴傾貲修築糜千金既畢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一百日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府三次扈駕凡九易蓂莢告歸是冬復取如京莫辭趨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築室支硎山下修葺舊聞名雲峯廣要檢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耕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年皇上龍飛嘉靖十五年田野閒樂聞盛事時則恭逢九廟肇興上頌文一篇蒙頒史館溥表葵藿之敬諒無補益也

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
普天而有日精射稿之祥屢見于室奇哉山農共覩非
敢妄道是年冬自西山還歸故村埋頭隱伏終日惟與
古聖賢相對輪蹄斷迹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聵目
昏龍鍾彊步起拜必俟扶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
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僕僕於
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肩尚幼
頗賴應門不得肄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溪後城亦

足偃臥文集方斟酌未定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云爾誄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今茲耋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有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予無一克舉彼炫文繡浣衣我處彼富倉箱我乏朝黍静言思之不乃自取有官不作此身日畢無財可悅親友益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饑原憲長貧李廣數奇命

也奈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常虞早萎豈意還存雪鬢霜髭一壽僥倖他從鈌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于天畊黎表樹皆非巳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烟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塡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且饘乃生變化陰陽互遷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未虔從容自祭靖

節爲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鎸無非糟粕不希流傳且夫生也憂死則否遠恥辱平仇讎萬苦千辛一筆都勾以還造物與鴻蒙游錫汝長眠草綠仍秋所以供我惟此樂邱自古有死聖謨垂休曽啟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忉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來委順至死彌收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靡酬亦負罔極自同蜉蝣嗚呼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得志遭讒履厄人百遐棄夫亦何憾坐不富貴

終當舉手永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記過者來觀莫

厭辭費

明故中順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宗儒文公墓誌

銘　楊循吉

弘治丁丑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丞文公於家以

為温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舟赴

任至之日首釋繫徒千人民大悦既而以法約豪强咸

遵于今設施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丕厚明年

夏六月己未卒官年五十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別為奏議三卷瑯琊漫抄一卷嗚呼惜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相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假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遠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戶曽祖定璁散騎舍人始徙浙西祖惠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淶水教諭贈太僕寺丞公舉成化壬辰進士試令永嘉即有擊強名調博平以其邑小吏

用簡治蒙恩召為南京太僕寺丞丞威久弛振而剛之屬吏尊奉如法官又撰馬策三篇以獻時嘉其識尋移疾歸家而温人思之不忘朝廷遂以為守公秉宿望往守故民聲振東土為之立族範以教化為先設止訟法禁民毋得溺女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在任前後凡上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已之事猶以為道有所沮恥唯諾徇故常將圖潛逸人輙知之閉其城不得行瀕歿家人扣榻請遺命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耳復何言人謂

正直精爽臨終不撓稱其平生云公配祁氏繼吴氏皆安人子男三人奎璧室奎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梅灣之原以予旣親而知遂來請銘銘曰

烈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盈包絡洙泗知權守經忠藎自許允惟邦楨公才旣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咸肅風紀司民之牧衡秉繩履庸靖乃人納于仁軌帝寵休嘉式還之朝俾職廄圉國武光昭司馬曰賢拜疏以薦舍旃來歸處晦用晏在易之遯其道元吉温

人謳思僉冀公出天子有命往恢明績德風載揚爰徵治實赫焉方隆胡頊之亟有墓于梅來旐翩翩既耕有田斯卜其旋何以世之垂光永延刻銘茲石用質幽玄

明故丹邱先生姚公墓誌銘　楊循吉

公姓姚氏諱綬字公綬浙西嘉善人也天順末第進士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元尋出知永寧縣解官歸所居在大雲里東繞水竹作室曰丹邱嘯詠其中自稱丹邱先生大抵多取老莊神仙之說以自況又作滄江虹月之

舟遊泛吳越間甚適弘治八年四月十日卒于家年七
十三公少有才名攻古文辭弱冠始業舉子遂取科第
以至為御史政能多出人右嘗奉勅巡鹽兩淮鈎剔積
弊既盡勢人惴惴弗敢漁利布令張體務以激揚為事
淮饑曰吾御史宜無所不可行畫策賑饑民多復生巡
撫三山林熙敏公奇之具以聞朝廷特降璽書俾終厥
事未幾被言而有永寧之命遂弗復思仕矣公善書法
鍾王勁婉咸妙詩賦暢茂皆有法晝初水墨後遂進學

唐品得古意載所謂滄江虹月者出遊粉窻翠幙擁童奴自奉備極珍養設香茗皆世所鮮有或命彈絲吹竹讌笑彌日人望之飄飄然有霞外心家設亭館稱是客多就之初號瞉庵又號雲東子蘭臺逸史天田老農上清仙史懶仙仙癡紫霞碧月翁並著聞人間而丹邱先生稱尤顯所著有大易天人合旨十卷詩文集三十卷

姚氏在宋本汴人南渡徙餘姚再徙令邑在前元元祐時有仕為大使者葢舊族曾大父瞻雲大父隱庵父松

雲皆不仕公配洪氏生句前鴻臚寺序班一女菊芳適張訓繼潘氏生旦嘉興府學生孫男詹亦府學生次芹次葵次芷孫女寄奴雪英西英淑申淑酉曾孫男昌齡昌陽余辱公引為忘年交句以是來請曰先人有言願得子之銘今卜日矣在弘治十一年正月之朔胥山之陽墓也先世皆葬是敢以請或言公好道家言公臨終猶賦詠懷之詩此豈恒化者直亦儒耳公其東南之威鳳歟銘曰

明興運昌文士交鳴懿兹南陲有公特生蘊臆維亶
詞乃鏗鳳凰喈喈儀于治平才難自古莫不願有孰知
有之適成忌斁當塞乃通弗履其咎其通伊何躓以援
靜放乎山林貴得所便屏處非遺皇仁賚全作為歌詩
列于管弦裨化陳風公乃為賢才生有係匪嫉能棄玉
湧珠流式彰國麗矧恬以高亦廉于吏佳城峨峨爰奉
以瘞瘞弗名俱永耀其裔

故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楊循吉

吳郡思元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揚雄以其長振名一時至為他文章皆本是凡為數卷既而力探羣經自易春秋周禮皆有義釋又數十卷合二者總二十餘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柳州府通判卒于故鄉常熟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計君柳進士也盡發其書觀之為具殮加厚其將葬也從鄉貢進士喬以遍言請銘于我嗚呼先生之道裕而能容介而不羣充其辯可美於將來極其用宜大於匡國胡獨以一技名耶先

生諱悅字民懌其先有舉齋公者仕元為都水庸田副使傳六世至廷貢壻穿山周氏先生生年十九領鄉薦累試禮部不第負才遊京師無所於屈竟以乙榜授泰和訓導三為考官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冢宰三原公執政將薦用之不果以資拜長沙府通判又以催課無績調柳州府柳邊氓雜居多竊發先生出入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柳人至為繪像以祀然由是名聞于會府因得召致幕下待以賓禮俾司謀畫道方行會

母喪歸遂不起以至于没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若此先是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車擁入玄冥云與神遨遊已而果卒説者謂先生躬萃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不大于事業以有蓄焉一旦而死其不逐逐為常鬼亦明矣夢所見殆將然乎先生配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端女子男一人阜先卒女二人長適吳樟吳文恪公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蘇州衛援例指揮僉事孫男二人内曰接外曰溥愛皆嗣阜為後幼未克立

夫人實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日葬湄溪之原從其先府君兆禮也在太倉州南四十里與穿山三里而近先屬邑今屬州故先生又為州人銘曰

有才不售澤不大施滇粵縱奇以昌厥詞休休二原非不已知疏直以交始乎終遺黃髮鮐耇世所謂壽賢者不然道德之富髧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禮不繆歸終於寓邑今是主返葬湄原爰祔父母遺書滿家

蠙珠琳琅聲光若新不腐以亡百世有考尚於銘章

卞公墓銘　薛章憲

章憲髫稺時聞鄉先生說公蚤歲治舉子業甚專館徐氏徐氏家大多賓客公應容不廢書卷雖行卧偃溲亦時時聞伊吾聲用能有所成就其後章憲稍長往來外大父趙氏望家始得連拜公旌孝里第庚寅蜡月先君從郡中夜歸與公共載時雪甚公留三四日章憲從旁竊視公公方讀揚子法言不離手時時得好語輙疏小

冊上幾不成字時公年已就衰其勤乃爾乃知異時聞
可信不疑竊識之爾來曾幾時而外大父與先君子相
繼下世公亦不祿矣悲夫公諱榮字華伯姓卞氏甫二
十以明經中正統乙丑進士第試大司馬歷官户部主
事員外郎郎中能為古歌詩客京師邸舍卷冊填委几
上每公退食輒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
而人或抵死所不能道也嘗奉上命檢校戎馬南畿監
税河西務幹辦金沙洲公事所至皆能其官驅馳中外

二十年稍以鞅掌為煩後歸陶城私第益取古人書讀之益肆力於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欵段入城中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户外之屨常滿公口占手綴盡日不得休無矜容靳色下至馬醫走卒咸知羡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葢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或者贋書公詩持以售人輙得錢縉紳之往來是邦者無晝夜扣門請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遂不貲性儉嗇每

有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妄破一錢士人傳以為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舌縮首不欲為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綎為刻梓行于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為篇章苟不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不置故得公假借者咸知自慶以不扶摘人疵纇亦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為廣筵招之不可得遇知已輒不待召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婆娑終日或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

號呶傾側也葢曠達如此父時濟母張皆以公貴再受
封父至奉直大夫母至太宜人配徐氏故大司馬之兄
之子之女也封宜人公卒之又明年為弘治二年其子
邦慶方卜日襄事會宜人亦卒遂以十一月十八日葬
崇壽山之新阡公生永樂己亥穀日卒成化丁未重九
日享年六十九子二人長即邦慶次邦會公且死把筆
書小紙畀其子以墓中石來委章憲視公為丈人行幸
嘗望見履舄雅受公知辱不以不肖使紀述平生其何

說以辭銘曰

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部可謂兼有之弱冠已仕

未老先歸逍遥徜徉殆三十年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

歟崇壽新阡陶城故居後有過者吾知焉必下車必式

如董生墓商容閭矣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一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四

文苑

張東海墓表 王鏊

公諱弼字汝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竒節偉行慨然思與之齊視世之齪齪無足動其意而世亦莫之用也其瓌竒卓犖之氣無所洩則時發之于文發之于詩發

之于草書而發之事業殆不能十之一二而亦足以名世矣公少為弟子員已博覽無不觀及長始中南畿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改武庫進車駕員外郎出守南安六年以病乞歸卒公天分高朗出語不凡其發于文則病近世委靡腐爛之習痛掃去之自立一家言顧嘗自許得古人矩度而世莫之知也為詩每寓感時憂國抑邪與正之意翰林修撰羅應奎上疏劾時宰得貶人無敢送者公作詩贈之慷慨激烈膾炙

人口送章德懋黄仲昭莊孔昜外調之作警句往往爲人傳誦而亦不免忌者之嫉也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欹如墮石瘦如枯藤而狂書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購求其跡世以爲顛張復出也其在南安折毁淫祠以百數表章先賢作唐張文獻祠宋李丞相亭立鐵漢樓而人仰凜然不改之操作吟風弄月臺而人挹悠然自得之趣鑿梅嶺之嵌巖行者願出於其途梁横浦之崩湍濟者無

病涉定中途博換之例而南雄南安之爭端永息及去之日民為生祠以祀其政事有如此者使公得竟其施其樹立豈止是哉公仕京師時方尚交謁每正歲投剌紛然人馬交道公一切謝絶有嘉召必赴嘗自言曰嬾於投謁勤於赴宴後府護月邏人行不如法人皆辟易公舉牙牌示之曰若欲知我乎我武庫張某也又數以直言忤司馬當道者積不能堪故出之南安而公自得也曰吾學可以試矣公以成化丁未六月某日卒其年

冬十一月廿五日葬郡城北之鳳凰山安人王氏有賢行子男六宏正宏宜宏至宏圭宏玉宏金女二孫男四宏宜以進士官至按察副使宏至以進士官戶科都給事中至是宏宜亦已卒宏至與弟收拾遺文得若干卷刻之又求予表其墓於乎後世有欲知公者尚考於茲文

沈石田墓銘 王鏊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

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骼潔修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内緼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芳華發為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倔間作繪事峰巒烟雲波濤花卉鳥獸蟲

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絶一時名人皆折節内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别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讌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屨滿乎其户外矣先生高致絶人而和易近物販夫

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為珍玩風流文翰照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問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

病瘵終年與同臥起館嫠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
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已先生娶於陳生子曰
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
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
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
著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
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
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闡其

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敘之秩而移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為渾鍠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徐昌國墓誌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

顔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顔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顔雖旣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散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黄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鼪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鴟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

濁穢薫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没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

時増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恊意沮云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兊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逺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于是黙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耶抑又有所祕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人世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

有私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外内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取舍於其閒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

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病且作懼不足以致遠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

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邱西麓銘曰

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蚤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

濁修形鍊氣守静致虚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昌考斯誌

明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公墓表 徐縉

嘉靖己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前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公卒於大梁聞京師其友人縉為位以哭復絜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既客從大梁來附其子枝所述年譜道公遺言曰知我者鄞郡司成崔子吳

郡少宰徐子也我即死崔當為銘徐為表我無憾矣嗟乎公實命我我忍以不文辭邪則為之表其墓曰公秦人也生於慶陽後乃徙大梁曾大父恩大父大忠父正官阜平縣學訓導陞周王府教授累贈奉直大夫户部貴州司員外郎號吏隱母高氏累贈宜人詳李氏族譜始高夫人夢日投懐中寤生公乃名曰夢陽既字獻吉吏隱公教授藩府遂家於梁故扶溝籍也已又歸慶陽時邃庵楊公提學

陝西見公大奇之補為弟子員弘治壬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丑舉進士第官戶部山東司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終江西提學副使敬皇帝朝天下宴然人文熙洽才賢奮興而文章多法唐宋公乃精思高視宗經稽史包羅百家言尤好遷史左氏傳而公才雄奇善敘事下筆即馳騁兩漢相上下詞賦取材于騷詩則衆體兼長渾厚沈著格高調古尤工七言古歌詞開闔縱橫人不能述者公獨模寫曲盡雄健可喜即錯之杜甫高適歌

行中莫能辨也于時大梁何仲默吳郡徐昌國咸懷雋
才工古文詞與公名頡頏而二子秀潤清藻微乏雄渾
一時稱藝文者必首曰空同子云公初監税三關也立
法嚴整請謁不行勲璫誣之逮獄尋釋已又應詔言事
陳二病三害六漸之目語在年譜中言頗危激侵勢者
必欲寘之死誣下詔獄幸敬皇帝聖明且宰臣木齋謝
公申救遂獲輕譴張主事鳳翔死于官母子孤貧不能
歸公為奏乞贍養終其身武皇帝初年逆瑾輩擅柄洪

洞韓公等劾之瑾知疏草出公手必欲殺不果竟奪官
降山西布政司經歷尋勒令致仕歸居康王城著書乃
脩李氏族譜作游渾軒集又作賦弔申徒狄以明志而
瑾恨未已復羅織他事械至京師再下詔獄以伯氏營
救乃免歸梁瑾敗起為江西提學副使至則獎進人才
敦崇風化士論翕然歸之嘗修白鹿洞書院清書院田
修紫陽遺惠倉修白鹿洞志然以才氣高不肯折下人
又嫉惡嚴同官咸忌毀之宸濠之謀逆也官江西者多

受寵絡莫敢迕迕即受顯禍獨公不為屈宸濠乃詭術以誘公弗察也未幾乃覺絶弗與見而同官者故有隙遂巧文搆公于里就鞫無驗時見素林公為司寇秉公申理乃已然竟以閑住放歸道襄陽愛峴山習池之勝留四月歸大梁乃寄情詩酒自沈晦久之士論明譽望日高當路者數薦之弗果用嘉靖戊子病已丑病大作就醫京口囷劾歸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弟子私謚曰文毅先生所著有空同子八篇詩文集六十三卷傳於

世配左氏封宜人儀賓左夢麟女先卒子男四長枝嘉
靖癸未進士南京工部主事謫海州判官敏而文次楚
梁柱女二孫男四孫女一墓在大陽山麓徐縉曰
高才興謗直節忤俗自古然也獨一空同子邪名㬎身
辱小官中壽造物使然無所恨已今之論公者獨慕誦其
文稱為文士鮮有知其氣節行誼慷慨激直若斯之奇
顯者也即求之漢廷其賈誼劉向之儔乎使時見用功
業未可量也予素辱公知且知公頗深乃撰次其大者

表之墓道俾後世有考焉他見崔子銘無容表

翰林院修撰滄洲張先生行狀　陸容

張先生諱泰字亨父先世蘇州太倉人曾祖原瑞祖興宗父顯忠母徐氏亨父少以聰敏聞於里閈有司選為衛學生書過目輙成誦為舉子業下筆往往多驚人語然性豪邁不能受記誦師拘束見時輩日夜兀兀抄讀人陳腐文字頗自鄙笑人亦由此忌之訓導嚴州許鑾懼其廢業嘗解冠於案曰汝之質稟如此才器如此而

不勤學何耶吾寧棄此官必不汝棄由是感激自勵肆力於為文天順已卯應應天府鄉試主司得其卷異之擢為易經魁且錄其文以傳明年會試中乙榜不就甲申再試登進士尋改翰林庶吉士名隱出行輩中劉文安公時為學士月試諸士學業嘗批某吉士卷曰律詩如象戲古選如碁昨見張某之作各得體汝與羣居宜優柔從容以叩其妙也其見重於人已如此乙酉聞父喪南歸丁亥復臨母喪得痞疾攻熨治療幾不能起或

者曰此憂困彌年所致不宜切切秉禮自取傷勸令出遊以舒鬱結於是買舟求醫江浙間聞許先生歸老於家直抵嚴州山中拜焉幼嘗從鄉人胡友蘭李文耀游及筮仕而二先生已謝世乃具牲醴即僧舍合祭也或譏其非禮亨父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何必一一蹈襲古人陳迹吾所以為此重報本也非禮而何時人義之疾少愈鄉里後生執經問學者遠近歸之辛卯服闋赴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聲名籍甚四方之士游學京師者

願受業焉甲午十三載考最封徵仕郎賜勅命贈其父如其官母孺人乙未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充同考試官進典雅出穿鑿一時號稱得人未幾河南提學副使員缺當道以亨父學行堪為師表欲薦之亨父亦以提學師儒之任始欣然欲就既而聞河南巡歷多陸行非病軀所宜白於知者乃止庚子十月九載考績陞本院修撰人方以為遲且滯也踰月而得暴疾嘔血數升死十一月十九日也年四十有五初娶管氏繼武氏皆贈孺人

武氏生一子再繼楊氏生二子某某亨父之先本姚姓洪武間朝廷方隆重軍士而畿內之民徭賦煩重其曾祖原瑞圖所以自便晉陵張某者有軍籍隷太倉衛因冒其姓至亨父未之改嘗自草一疏其畧曰臣思祖先以來的係姚姓一時因畏匠役附入軍籍冒姓未改臣昔登進士時已於登科錄報書姚氏三代名字臣今猶冒張姓背棄本原心實不安云云疏雖成未果上所著有詩文若干卷皆其平居今從子𤩽所錄今藏于家云

亨父為人倜儻率直不詭行以絶俗不矯情以干譽然而耿介自守毅如也與人交雖在造次其情無不周至人亦以是樂與之交居常抱病人有持卷軸求詩文者未嘗以病自沮揮毫應客若不顧名而名於是乎愈彰酒酣耳熱談論當世不平之事激烈奮發每為之攘臂岸幘而後止迹其憤世疾邪之心雖賈生之痛哭流涕不能過之自亨父入翰林朝廷數有纂修之舉後進者多以此沾被恩澤次第進階而亨父獨不得一與其列

其自處則退然止足畧不見有嗟卑之意也旣爲修撰
嘗語予曰明年於例得省祭將率婦子南歸祭掃先人
之墓求美材爲壽櫬奉吾兩尻若嫂俾無身後之憂然
後如期還朝以圖報稱此吾志也而竟止於此嗚呼悲
夫𤩽將奉柩歸葬太倉古塘之原以某相知頗深請狀
其行痛惟亨父職在文史位未顯融無履歷政事可書
而言論風旨之在人者又不能悉記姑述其槩如此庶
幾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將仕郎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徵仲先生墓誌銘

黄佐

公初諱壁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世為衡山人故人稱之曰衡山先生其先自蜀徙廬陵宋衡州教授寶始家衡山於文信公天祥為叔父兵亂失其譜系可知者元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俊卿佩金虎符鎮武昌長子定遠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天龍終荆山左護衛千户次子定聰選充散騎舍人從其妻父湖廣都指揮

蔡本守蘇州永樂中復從本徙浙定聰次子惠贅于張氏遂留居蘇州實公曾祖也吳有文氏自惠始惠生洪淶水縣學教諭公之祖也贈南京太僕寺丞復以次子森貴加贈南京太僕寺少卿祖母陳氏贈安人繼顧氏呂氏皆贈恭人洪生林公之父也仕終温州府知府文章政事為世名臣學者稱文木先生母祁氏繼吳氏贈封俱安人公生而少慧貌古神完八歲語言猶不分明他人或易視之而其兄奎爽朗俊偉文木獨器公曰此

兒他日必有所成非迺兒所及也隨侍往滁讀書務稽古人之德能自得師交木命往從莊定山泉游泉與語奇之贈行有忘年得友之句既而見諸人浮談上達互相標榜其勢甚熾遂口不談及乃受業於吳文定公寛被選爲郡校弟子員時作為詩文漸臻精工性簡靜居常不喜受人之惠有俞中丞諫者知其貧極力欲周旋之因謁見間問曰聞汝甚貧何以為生公對曰生亦未甚貧俞指其襴衫曰何得破損至此公復對曰雨下惟

衣舊衣耳蓋不欲受其恵也俞益敬服嘗造其廬見門前河道湮塞謂曰據堪輿家言此河一通汝必第矣吾當為汝通之公懇告曰開河必壞民廬舍孰若不開為愈他日俞悔曰此河當通向不與文生言則功成久矣家中穿井有二缸相合驩呼以為財有欲啓之者公亟止之曰儻其中有異物將何以處之耶於是家人恐懼不敢復視其廉慎類此弘治己未聞交木有疾挾醫而往至則歿已三日矣故事卒于官者郡邑咸賻官尊則益

厚時則賻幾千金公盡卻之為書以謝曰吾父以廉吏稱而吾忍汙其死耶傳不云乎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溫人駭異曰廉官則吾見之矣未有為公子而廉者也由是聲稱籍甚溫人為立卻金亭以識之公善書畫初遊郡校時校官嚴厲辨色而入張燈而散羣居無所事事諸生或飲噱嘯歌或投壺博奕公日惟臨寫千文以十本為率書遂大進尤工八分駸駸漢魏西涯李文正公東陽以篆自負及見公隸曰吾之篆文生之隸蔑

以加矣同郡有沈周先生者博學多才而善於畫公慕之見其所作往往彷彿得寫意益以神采遂出其上嘉靖壬午冬予初授官史館得公藝文於王司業同祖因雅知公居無何聞巡撫李梧山充嗣以公及故元老劉文肅公忠同薦公尋以歲貢至會予寓舍與之上下議論古今經籍無一不知者且折衷具有卓識予出白沙墨蹟即歎訝久之因曰吾初入學忽夢一老人告曰他日出處與陳獻章同已而命下擢公翰林待詔蓋白沙

亦以薦為檢討適相類也時楊修撰慎薛吏部蕙皆有文名楊則自負博洽非薄宋賢薛則專精內典泡影經籍聞予談公學行皆未以為然已而晤公二人乃大詘服遂為莫逆交時大司寇見素林公俊愛公尤深每晤余必速公共語三日不相見輒折簡邀之一時諸名士覿德相先户外屨常滿共奉二年輒引疾求去疏下吏部寢不行强起就列又一年考滿例磨勘馬考功理勸詣部當得恩澤君不肯往或勸暫且告病笑而不答復

上疏乞休至于再至于三語益懇切吏部始以聞於是
詔從其請時年纔五十有七非懸車之期也鄭御史洛
上章請留不報士論莫不高之會予省親南歸丙戌孟
冬與公同辭朝出潞渚阻凍同寓灣中旦夕過從相與
倡和殊甚驩洽比凍消乃聯舟而下將抵臨清則有官
吏率數人負韉失跪路左以迎或詰何之則曰兵備道
迎侯文公比至則一豸服者詣舟稽首四拜捧縑綳請
染翰公峻拒之其人復詣予語及復稽首四拜托余轉

請公乃諾焉其為人所重類此葢公於書畫雖小事未嘗茍且或答人簡札少不當意必再三易之不厭故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細入毫髮者或勸其造次應酬曰吾以此自娱非為人也閒則為之忙則已之孰能强予耶有商人以十金求作畫者公面斥曰僕非畫工汝勿以此汚我其人大慚而去凡富貴者來求多靳不與貧交往往持以獲厚利片楮隻字爭得以為寶玩至有待而舉火者尤好賙人之急或有所入往往緣手散去有感

泣者張少傅孚敬始名璁交木守溫州時所取士也嘗薦諸吳文定公歲壬午張在留都部曹遇公即以大禮為言公唯唯而已旣而官京師方柄用公遂遠嫌不相往來楊遂庵一清起用至京師止都門外傾朝往見公獨不往曰尚未面君吾何見焉及會謂曰余汝父同年相好何相見之晚也公曰生非敢後自先君之沒有一字見及者未嘗不答楊曰此則余之罪也聞者為之縮舌嘗訓諸子曰道德性命宋儒講之詳矣而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則人之所當行者也今人孰不知之一關利害便不能踐汝等於日用彞倫但不安於心者勿為之是即孝弟忠信也便宜於已者勿為之是即禮義廉恥也循是而行雖不至於聖賢亦可以寡過矣寧藩宸濠嘗遣使召之力辭而遯使者求公弗得案間書幣封識如故乃持之而返世皆稱公見幾然各王府以幣納交者公悉卻不受如周府以古鼎古鏡露封其書徽府以金寶瓶及銀約數百鎰悉卻不受使者謂意本無求惟

少通微誠於賢者爾盍啟封一覩乎公謝曰既見書當有回啟不若不見之為愈也平生足跡未嘗一涉邪狹之館嘗謂諸子曰交結親王狎妓飲酒律有明條安可犯哉汝其識之致仕後監司以修理牌坊故為多致厚餽公並謝卻曰吾非欲自異也但以利交私心自不安耳優游林壑三十餘年四方文儒道吳者莫不過從亦有枉道至者名士如彭年陸師道周天球文行並有顯聞皆出其門藝文布滿海內家傳人誦而公勞謙自牧

未嘗一置身於有過之地壽居九十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與嚴侍御杰書其母墓誌執筆而逝翛然若僊人皆稱異先是予遣人持薄禮豫觴之抵吳以戊午冬月公復余書謂懸弧之辰尚隔朞月不知能到此否且錄前數載初度詩意若有所跂者至是仙逝殆類前知云夫人崑山吳氏河南參政愈之女其母夏氏出太常卿彔彔受知成祖文翰傳家夫人素守家範及歸事公惟謹家食時凡朔望行香及居官早朝必躬自薪爨不委

他人代公料理家事婚嫁築室公皆不與聞而百務具舉性雖慈而教子亦甚嚴厲手不廢絲枲而經畫調度井然有條燈下必親書一日出入之事至于没齒事或差謬按籍稽閱則日月並存與公同生于成化庚寅十一月夫人初一日而公則初六也卒于嘉靖壬寅八月二十一日壽七十有三生子男三人長彭嘉興府學訓導次嘉縣學生次臺先卒女二人長適王曰都次適劉鯤孫男五人元肇國子生元發府學生俱彭出元輔元

弼府學生俱臺出元善嘉出女四人長適袁夢麟次適
朱循次適顧咸寧次適尹象賢曾孫男四人應周應孔
應珠應辰女四人玄孫男一人禾孫以庚申十月二十
九日權厝於花橋之新阡彭以予與公交厚最久知公
素詳惟撰事畧來速銘銘曰
奕奕衡山傳秀吳中展也徵仲炳靈祝融遷自廬陵始
揆文教中奮武衛復摛光耀敦詩說禮淶水承家施于
交木邦傑國華交木惟橋衡山惟梓節操文章高朗南

紀其守堅白其言明清廓而閎之苞湘帶荆意象經營神氣盈軸瞻而仰之朱陵青玉衡山之陽惟直是行彼為眇論尚口匪誠衡山之門惟寔是履冲泊粹醇誦義千里中丞騰薦元輔齊名彈冠充賦委珮揚廷待詔金門含毫玉署疇不少需鴻漸鳳翥確乎懷卷翩然不留停雲構館顒視虎卬墨妙筆精四方是寶賙及困窮且以娛老期頤之壽歸潔其身志為帥氣天不違人至大而剛不愧以怍懿此碩儒光于信國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二